

## 编者按:

由自治区民宗委主办,广西民族报社、广西民族出版社、壮族作家创作促进会承办的“邕莱诗会”2021年度诗人评选结果已揭晓,恭喜入围的十位诗人:韦汉权、陆辉艳、庞白、唐允、李道芝、罗添、安乔子、丘文桥、牛依河、雅北,本期诗会隆重展示他们参评代表作品之一。特别鸣谢2021年度突出贡献诗人黄鹏和年度评论家钟世华,他们积极参与、宣传和推介“邕莱诗会”,彰显了亲自“在场”的情怀。

## 年度诗人



韦汉权



陆辉艳



庞白

## 提名诗人



安乔子



丘文桥

## 年度新人



唐允



李道芝



罗添



牛依河



雅北

## 诗人简介

## 我的田野和巨石

韦汉权(壮族)

再等一次,等宗支图腾谱姓氏变更等大松树根系收缩  
绿叶开始飘零。我愿意接受岁月的枯萎,我愿意放任此刻的呼吸

你说不会死去,是的  
能保证表里如一,它们也纷纷舍弃

芒刺  
将曾流出的血液封存

张开手指,和嫩叶子

孩子啊!这是我的田野和巨石

请让我再一次抚摸。我知道很多

离开的理由

知道什么时候要心急如焚,用掌心

贴近心脏

我被叫“父亲”:连同牛和它们的犁具

我又被叫“玉米”:连同它们缺水的

缝隙

我松开开关,目视着吊瓶里浑浊的

液体

我松开泪腺

村庄的后山还那么高,松树林脚,

荜草丛里

母亲,你可要一直安好

前往山外的车已将所有去路辨认

我们得去

得向未来和归宿承认

## 东巴文:

## 一个打铁的人

陆辉艳

呼唤出那在象形文字里沉睡的鸟儿  
那自北边雪山方向流到南方的水流  
呼唤出一张未拉满的弓  
和茂密森林中一头野牦牛的慌乱  
和奔跑

呼唤出那在古城墙上载歌载舞的人  
播种的人,春碓的人,祭祀的人  
月下做梦的人,织布的人  
风雨来临前听到好消息的人  
呼唤出他们的山川日月  
人世的喜乐爱恨,生之命运

呼唤出那个在石头里打铁的人  
木片上打铁的人  
那在兽皮上、骨头上、东巴纸上打铁的人  
是的,他们是同一个人  
他们共同锻打出纳西人久远的记忆和星空

而描述故事的人还在路上  
她需要从这些神秘的符号中  
找到她所需要的意象、工具、词语  
和火候  
在一首诗里,持续不断地打铁

韦汉权,广西大化人。广西作协会员,有作品发表于《民族文学》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扬子江诗刊》等。曾获年度广西壮族诗人。

陆辉艳,1981年生于广西灌阳,中国作协会员。出版有诗集《高处和低处》《湾木腊密码》《心中的灰熊》等。

庞白,本名庞华坚,居广西北海市,中国作协会员,出版有《慈航》《唯有山川可以告诉》《天边:世间的事》《水星街24号》等。

唐允,本名唐国礼,1984年生,广西田林县人,有作品发表于《诗刊》《广西文学》等。

获花山诗会2021年广西年度诗人。

李道芝,1991年生于湖北,现居广西田阳。广西作协会员,有作品发表在《星星》《诗刊》《北京文学》等。

罗添,2000年生,广西贺州人。作品散见于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诗歌月刊》《广西文学》等,2021年第十四届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营员。

安乔子,本名冯美珍,出生于1986年,广西北流人。有诗发表在《诗刊》《扬子江诗刊》《星星》等。曾获诗探索第十届红高粱诗歌奖、花山诗会广西年度诗人。

丘文桥,广西陆川人,广西作协会员,广西评协会员,作品散见于《诗刊》《扬子江诗刊》等,出版有诗集《大花房》《静谧的风景》,作品多次入选全国选本。

牛依河,本名黄干,1980年生于广西大化,广西作协会员,鲁迅文学院第一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学员,2018年广西作协“文学桂军”新锐作家。

雅北,本名陈亚北,生于广西柳州,“麻雀”诗群成员。作品散见于《草堂》《诗歌月刊》等。有诗入选《辽河》2021中国年度诗歌大展专号。

## 西北郎面馆

庞白

宁春城六楼西北郎面馆里,北方的雪很白,很冷,打着寒颤  
从我们嘴里,轻而易举吐出来  
永远也落不到地面——别人的寒冷

许多这样的正午,我们聚在一起  
谈论生死,爱,熟人和自己  
无数次用木棍,捅向同一个无底洞

然后,一遍遍校正自己膝下的遗失的悲伤  
好像好多好男好女还在我们怀里  
我们一次次亲吻他们,伤害他们  
亲近他们,远离他们……硕大的泪水  
去留不定又言不由衷,压缩着更浓的

在这吃饭的天上,宁静的眼神和宁静的声音  
更加辽阔。相同的形容词和名词  
却不再试图流进敞开的空间  
时间不再是随意飘落的秋叶了,多么快捷!

有人在远处歌唱,有人在拐角哭泣,有人擦肩而过  
每次相聚,都能遇见无数诘问  
而翻出的往事与别人的忧伤  
又需多少时日,才能重新塞回保管箱

羊肉的味道满身都是,松动残剩的欲望  
包含着的崩塌,引领我们游荡至此  
这座庞大的宫殿,钟声阵阵  
在南方,温柔地埋下我们兵荒马乱的前半生

## 在桥上

唐允

有个人,背一面很大的鼓  
走上喧闹的桥头  
那鼓沉重,他弓着上身  
一手拿两个鼓槌,一手撑腰

他老了,胡须花白  
跟那面掉了漆、发白的鼓  
像一对兄弟  
赶赴一场重要的事

我跟很多人一样  
看着他,又好像没看

明明看到他 从另一边下桥  
又感到他还在桥上,跟我们混在一起

意识到这点,我想找到那面鼓,四处看,感觉  
就要找到了,  
忽然发现我手里抓着一杆喷呐  
不用放到嘴边,就知道,它已等了我很久很久

## 勿砍生树

李道芝

苗家就地取材盖房,不就地取柴生火  
做棺木。建房的料子选用青石头  
骡马运输,山高路窄,绝不砍亭亭  
如盖的老树  
做成铜墙铁壁。实在需要梁柱  
就绕到村子外的山野找  
大地那么多褶皱  
经常人畜疲乏。但寨子前后,为此  
杂树颇多,翎羽纷飞  
从山谷远眺,拱立的山峦和房子血脉相连  
那些骨骼——躯干粗硕的树,永远  
都不在山上  
——居于寨子中央,和天地人安恬  
内柔外刚。老死脱落的枯枝才塞  
进火塘  
人们憎恶,斧头锯子走运

## 山林行刺

罗添

傍晚,母亲从山林归来  
把木柴从脊背卸下  
敲,放,堆……挤在一个破旧的屋角  
黑色里瘫满了山林多伤的身体  
质朴。是结满了织网的血痂  
散发着生活倔强的气息

山群里的精灵恨透了地  
松针刺她,野草割她  
人与物的对抗。割,砍,锯  
是一个妇人与山峰数十年的战争  
早在踏上水滩那一刻,她便成了每一只啄木鸟的  
眼中钉。最终因难蒙尘  
是一张黄色幕布般的脸——  
时常沾染土木灰的红

篝火旁的干柴嘎吱作响  
“明天还要打十把木柴才够过冬”

为了早晨能准时喂养牛羊  
母亲在她十八岁那年  
就开始在山村当起行侠仗义的刺客

## 挑担子的人

安乔子

在荔枝庄,你会看到挑担子的人  
一条扁担捆着两个箩筐  
或走村买卖,或从山里田间回来  
路上担子见到担子,会点点头  
一担子重重的荔枝或稻谷  
压弯了扁担,扁担就那样颠起来  
仿佛扁担颠起来才有劲  
颠过一座山,又颠过一条河  
汗水和黝黑在脸上颠着  
草帽在颠,脖子上的毛巾在颠  
心也跟着颠起来  
他们从村头颠到村尾  
一边颠一边哼着歌,或大声喊卖  
那样的人无论生活多么艰辛  
他们也从不掉队  
挑担子的人也有我年轻的父亲  
他挑着货物走村串户  
穿过荔枝林和水稻田  
在新丰河边遇见我的母亲  
那时母亲十八岁,面若桃花  
看到挑担子的人  
就看到了她将要度过的一生

## 晨读

丘文桥

即使是虚构的 影子也有重量  
像早起的晨曦穿过夜灯  
像鸟鸣带来树的张扬  
像生活彻底混乱了秩序

云在窗外飘来飘去 梗概试图覆盖  
真相 鸟儿吃下一颗种子  
有些目光注定溺亡

那些牵着老虎写诗的人  
追逐酒醉的蝴蝶 无法干爽的目光  
突破  
夜的羁押。我满意于如今  
路过的春天草木拥挤时  
思考抒情的重要性  
我曾是一个被这些情节喂活的人  
我也曾见到今天的太阳,闻到今天  
的花香,淋过今天的大雨 毫无章法

从夜到黎明 从黎明到天亮

我满意于如今  
如今正捧着某位诗人  
任由干净的抒情溺亡

## 灵感

牛依河(壮族)

打开灯的瞬间,一些灵感  
像习惯了暗中生活的  
不易被捕获的动物,  
荒乱中抱紧灵魂,躲避光的追逐。  
它们调皮,假装伸来友好的手,  
把我拉进更深的丛林,  
偷吃我的时间。

我在这样的情况下读过一本书,  
或读一个人。想借此寻找  
生活的方法,一条可能的出路。  
这并不现实。阅读的一无所获,  
把我推向困倦的一侧。

记得小时候,父亲把我扔到河里,  
我沉沉浮浮几次,就学会了游泳。  
这种喜悦不言而喻。  
后来我一直游,  
有时只在一条河里游,一下就累了,  
有时同时在几条河里游,  
却无比自如。  
真奇怪,这不靠灵感。

## 星象师

雅北

我发声,是因为婉转  
在山里,我复制了秋天  
那么多人以难以置信的速度,昼夜兼行

你可能从未参与这一切  
一个星象师用悲伤使你变得透明  
你想要去看,寂静以何种形式离开唇唇

如果与它们相处太久,“脆弱而忠实的动物们”  
我完全只用耳朵去聆听  
奔跑追逐的声响  
但一些事显然不会在虚掩的门上  
现在你返回庭院。每间房间积蓄的  
复杂的情感  
我改变思念的顺序,忘了沉默